

1425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人道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人民出版社

5
37
/4761 (



人 道 主 義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前門外大街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853·787×1092 $\frac{1}{32}$ · $\frac{1}{2}$ 印張·1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6)0.06元

目 錄

人道主义.....	1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义.....	3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6

人 道 主 義

人道主義(由拉丁語 *humanitas* 而來)就是人道精神。從狹義上來說,從專門的意義上來說,“人道主義”這個名詞是用來表示早期西歐資產階級文化中的先進思潮的。從廣義上來說,“人道主義”這個名詞是以那些極其尊重人的品格和培養人們的高尚道德品質的觀點、思想和藝術作品為特徵的。就這方面來說,例如,“伊戈爾遠征記”乃是“人道主義”的偉大紀念碑,它反映了俄國人民的無限豐富的創造力,滲透着“人道精神、崇高思想和高尚熱情”(“阿·尼·托爾斯泰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第四〇三頁)。涅克拉索夫從這種廣義方面論述別林斯基的人道主義,他寫道:“你教會我們按着人道主義精神去思考,你幾乎是第一個記起人民的。你幾乎是第一個談到平等、友愛、自由……”(“涅克拉索夫詩集”,俄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一卷,第三八一頁)。現代的強大的和平運動是一種充滿人道主義的運動,它掀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人為爭取和平和民主,為反對戰爭販子而鬥爭。現在,垂死的兇惡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廣泛地利用偽善的“人道主義”詞句以求達到蠱惑人民的目的,並且企圖用這種詞句來掩蓋帝國主義的駭人聽聞的罪行。高爾基說,資產階級的假人道主義者是“一些選擇了捍衛和辯護那統治勞動者世界的、毫無責任心的、毫無人性的資本權力來作為職業的人們”(“高爾基政論集”,俄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三〇七——三〇八頁)。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革命實踐的特

徵，是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將勞動人民從剝削桎梏下、從壓迫和屈辱下解放出來，並且為他們個性的全面發展創造實際條件的這個階級的特徵。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人道主義的目的，就是消滅“資本家的可恥的、血腥的、瘋狂的壓迫”，是“把一切種族和民族的勞動人民從資本的鐵爪下完全解放出來”（“高爾基政論集”，俄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三一九頁和第三〇九頁）。

篇名 Гуманизм

著者 原文未署名

譯者 吳健飛 校者 曹葆華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三卷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是早期西歐資產階級文化中的一種進步思潮，產生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期間。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以充滿人間情感和興趣的人們的新理想與中世紀的神學觀點相對抗，他們宣揚對人的個性的崇拜，對人和人的巨大力量的信仰。同時，大多數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是與人民有距離的，並且是與人民背道而馳的；其中只有個別的人（湯·摩爾（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年）和湯·康帕涅拉（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年））反映了被壓迫羣眾所遭受的令人難於置信的苦難。“人道主義”這個名詞較之成為它的基礎的那些思想，是出現得晚很多。弗蘭切斯科·彼特拉克（一三〇四——一三七四年）以對世界採取積極態度的人的新理想與中世紀的禁慾主義相對抗，訴諸古典文化的權威。他的最親近的追隨者和繼承者，首先是科留喬·沙留塔提（一三三一——一四〇六年）和利奧那多·布魯尼（一三六九——一四四四年），利用他們從西塞羅那裏發現的這個拉丁字 *humanitas*（字意是“人道精神”），以強調新世界觀和舊世界觀的區別。這個字的涵義就是一個人渴求知識和教育的意願，而這種意願是決定他的人格。在十六世紀，人們稱這些學者為人道主義者；這個人為地拉丁化的字眼 *humanismus*（人道主義），用來表示這整個思潮的，只是在十九世紀才產生。

最先的人道主義者的著作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他們對於語

言学和歷史考古学的直接兴趣，超过了他們首先恢復羅馬文化，然後恢復希臘文化的意圖。这些人道主义者反对中世紀的神学和經院哲学，促進了非宗教世界觀的形成，促進了認識現實的經驗方法的製定和教会精神統治的破坏。在彼特拉克的詩篇中，在窩瓦尼·薄迦丘（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和罗倫梭·瓦拉（一四〇七——一四五七年）对中世紀禁慾主义的嚴格否定中，在利奧那多·布魯尼和維托里諾·達·菲尔特列（一三七八——一四四六年）的新教育学的創製工作中，在建築学家費利普·布魯涅列斯奇（一三七七——一四四六年）和藝術理論家列文·巴齐斯特·阿尔倍尔提（一四〇四——一四七二年）的著作中，在弗蘭索瓦·拉伯萊（一四九四——一五五三年）的諷刺作品中，在利奧那多·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年）和米凱尔安吉羅·班那羅齊（一四七五——一五六四年）的多方面的創作中，都表現出对人的新的評價。人道主义以其对“聖書”的基本材料所作的語言学分析而損害了教会的威信。人道主义者（罗倫梭·瓦拉、後來的約翰·萊什林（一四五五——一五五二年）、鹿特丹的埃拉茲姆（一四六六——一五三六年）等人），由於揭露了聖經和福音書的譯者的許多錯誤，而擊破了天主教手中的一個主要工具——解釋基督教教义基礎的壟斷權。在日耳曼民族中，人道主义者的活動是与宗教改革的準備工作分不開的，宗教改革的結果是建立了不是封建的而是資產階級的新的基督教教会。烏爾里希·馮·胡頓（一四八八——一五二三年）和其他人道主义者在諷刺的“愚昧者的書信”（一五一五——一五一七年）和政論文章中，批判和譏笑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学，批判和譏笑了神学的“玄妙”。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义，虽然在當時有其進步性，可是受了階級的限制，是不徹底的。早期的資產階級人道主义者對於

勞動者的人格和農民的革命運動是採取敵視態度的。至於現代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它是力圖掩蓋資本主義國家絕大部分居民喪失了生存條件的情況，將關於人道主義的空談作為一種欺騙的和偽善的宣傳手段來利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由於採用了法西斯的統治方法，以原子武器進行恫嚇，投擲細菌炸彈，他們“自己就像扔開戴破了的、已不能掩蓋兇狠野獸嘴臉的假面具一樣，扔開了自己的人道主義”（“高爾基政論集”，俄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三〇八——三〇九頁）。

篇名 Гуманизм период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著者 原書未署名

譯者 吳健飛 校者 曹葆華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三卷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的特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因而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使劳动人民从长期的压迫、奴役和屈辱的重荷下解放出来，并且为他们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现实的条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南，充满着崇高的真正的人道精神——即对满足劳动人民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的关怀，对他们的自由、品格和荣誉的关怀。所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与无产阶级争取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社会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是光荣和豪迈的事业，阶级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被互相帮助、同志友爱和真挚友谊的关系所代替。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两个相同的、同义的概念。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表徵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建立劳动人民政权、争取剥夺剥夺者的无畏而又忘我的战士们的道德面貌；它表徵出擺脫了各种压迫形式的人们、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面貌；苏联人正以英勇的劳动实现着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宏伟计划，他们的面貌充分表现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对他们的人格的鄙视，激起了以往许多高尚的人们（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和其他等人）的深刻同情，使他们产生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不平等，以社会正义和人道思想的原则来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是，这些思想家都不是

以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認識为依据，忽視了社会階級鬥爭这一事实，这就使他們的人道主义不僅帶有極端局限性，而且是直观的、消極的。俄國革命民主主义者維·格·別林斯基、亞·伊·赫爾岑、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尼·亞·杜勃羅留波夫看到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觀的局限性，而且與他們截然相反，將自己爭取社会主义的鬥爭與農民的解放鬥爭結合起來；俄國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是具有積極性質的。但是，俄國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觀點仍舊是空想的，因为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農民鬥爭由於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沒有超出而且也不可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社会改革的範圍。只有馬克思主义才指出了正確的、具有科学根据的解放社会的途徑，因为馬克思主义理論是在对社会發展客观規律的精確分析的基礎上建立和形成起來的，是同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由此就產生了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實際有效性。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著作家們指出了，只有徹底執行階級鬥爭的原則，只有把階級鬥爭一直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人類才能真正从資本主义的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同德國資產階級知識界的“感傷的人道主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德國資產階級知識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提出了這一空洞的抽象理論：人們可以不管階級地位如何而實行普遍的和寬恕一切的爱。這種“人道主义”事實上就是號召勞動人民俯首听命，就是以意識的“解放”代替無產階級的真正解放。列寧曾給了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打擊；修正主义以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等為代表，曾用康德的反動的倫理學及其要求階級調和的抽象的倫理道德標準偷換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學說。斯大林指出了，無政府主义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危害着人們的真正解放，因為羣眾解放是个性解放的条件。馬克思主

义以反对資產階級的实际革命鬥爭代替了關於人類幸福的空洞幻想和抽象夢想，代替了平凡而又膚淺的博愛觀念，代替了宗教唯心論思想、抽象倫理思想以及其他思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熱愛勞動人民，而仇恨壓迫者和奴役者，仇恨所有那些使人類生活痛苦、使人類生活充滿不幸和災難的傢伙們。“無產階級的人道主义要求对小市民習氣、对資本家及其奴僕、寄生蟲、法西斯分子、劊子手和工人階級叛徒的政權的永不消滅的憎恨，要求对迫使人們遭受苦難的一切事物、对依靠億萬人的苦難而過活的一切傢伙的憎恨。”（“高尔基政論集”，俄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三三九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概括了革命運動的經驗，指出了对剝削者施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因为这种暴力能維護革命的成果並推動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前進。

在苏联實現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已被實現，已成为無可爭辯的事实，已成为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現實。与資本主义的剝削關係、階級統治關係截然相反，在苏联建立了嶄新的生產關係，这种關係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之間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八七〇頁）。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產的發展服从於用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办法來榨取最大限度利潤的目的；一小撮寄生蟲和懶漢的大量財產就是靠剝奪人民羣眾而積累起來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發展規律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是使全体勞動人民幸福而且愉快地生活。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是根本对立的，勞動者、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屬物，这就使人們殘廢，使人們喪失全面發展的可能。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裏，工人是機器的主人，他們面前展示出了提高文化和技術的一切可能性。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新發明和新技術

只有在能給資本家帶來額外利潤的時候，而且只有在能給資本家帶來額外利潤的範圍內，才能運用到生產中去；只要陳舊而又笨重的勞動工具和操作方法對資本家有利，他們就會保留着這種勞動工具和操作方法。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技術和科學的新成就毫無阻礙地和有計劃地運用到生產中去，以便保護和減輕人的勞動。在蘇聯，許許多多最費力的體力勞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採煤業中，不用鶴嘴鋤和鐵鍬了，而是採用現代化的機器——電動聯合採煤機和其他聯動機，這些機器使截煤、採煤和裝煤的工作完全機械化了。最費力的伐木工作是用電鋸和自動鋸來做的；運送木材是使用滑送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巨大的自動挖土機、鏟土機、推土機、自動推卸機、吸土機以及其他機器代替了成千上萬的掘土工人和其他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康拜因機，牽引聯掛式拖拉機，收割穀物、糖蘿蔔、蔬菜和其他作物的康拜因機，摘棉機和其他許多機器，減輕了農業工作者的勞動。建築工作的機械化進行得很有成效。任何國家都沒有像在蘇聯這樣樂於採用機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切科學成就和文化成果都成為全體人民的所有物，人的智慧和天才都不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變成暴力和剝削的工具。蘇聯科學和技術的突飛猛進，有助於創造豐足的生活日用品，促使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生活日益愉快。人力勞動、千百萬城鄉人民的勞動之愈來愈減輕，是蘇維埃社會制度的人道主義本質之一個最鮮明的表現。

資產階級制度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壓迫和奴役人民羣眾；資產階級藉助於他們的國家組織，藉助於常常以自由和平等的偽善宣傳為掩護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毒害勞動人民的思想意識，使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力圖培植他們成為馴服柔順的、放棄過美好生活權利的“上天主宰”和人間主宰的奴隸。與此相

反，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築不僅宣揚而且實際保證全体勞動人民（不分性別、民族、种族）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參加國家的管理；社会主义的上層建築不斷進行反對人們意識中舊的殘餘的鬥爭，以先進的科學理論武裝苏联人，把他們教養成為自覺的、有自信力的自己命運的主宰者和創造者。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獲得人的真正的自由，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剝削現象已被消滅，人壓迫人的現象已不存在，人是“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七七三頁）。從一切枷鎖下解放出來的自由的苏联人，依據着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樹立了改造工作的崇高榜樣；他們改變河流，用新航路聯結海洋，以空前規模利用水力，建造巨大的水電站，開鑿大運河，灌溉和綠化沙漠，將南方的作物移植到北方；他們並不等待自然的恩典，而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們以自己的創造性的勞動而自豪，以人的智慧的力量和威力而自豪，以他們自己實際建立的真正正義的和真正人道的社會制度而自豪，這是理所當然的。許多世代的人們所夢想獲得的權利，如勞動權、受教育權、休息權，在苏联已是屬於人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了。在蘇維埃國家的城市和鄉村裏，建立了極廣大的接生所、托兒所和幼兒園網，設立了供勞動人民享用的療養院、休養地和休養所；在蘇維埃社會裏，一切都是為了使人們長壽，使人們的生活愉快，使人們的生活不會因早衰和疾病而變得憂鬱。

資本主義是利己主義的世界，是放任的和極端的個人主義的世界，是犧牲整個社會的福利來滿足資本家、銀行家、生意人的個人利益的世界。資產階級思想家所鼓吹的個人“自由”是根本反人道主義的，這是對壓迫者的自由，這是對被壓迫者的奴役。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捍衛和貫徹集體主義和共同合作的原

則的，它關懷着爭取共同的福利和共同的幸福；勞動人民只有同心協力才能戰勝剝削者，他們只有同心協力才能征服外在的自然力，才能創造出適合人們生存的条件。同時，社會主義是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現實的条件來保證勞動人民的個人利益，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全面的協調的發展。“社會主義是不能拋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是保護個人利益的唯一牢固的保證。”（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第六頁）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並不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決定每個公民的社會地位的不是財產狀況，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參閱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八——頁）。社會主義使勞動人民永遠擺脫對私有者和專制者的奴隸式的依賴地位，把人的品格、人的榮譽和自由提到很高的高度，並且在爭取共產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培養人們的崇高的、人道主義的同志合作和相互友愛的情感。

蘇聯的文學和藝術繼承了俄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遵循着社會主義文學奠基人高爾基的傳統，不斷地使人們變得崇高起來，教養人們忠於社會主義祖國和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忠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和平事業，教導人們仇恨反動的和戰爭的力量，教導人們頌揚蘇聯人的創造性勞動的偉大，頌揚蘇聯人的精神和道德的美，頌揚蘇聯人民在偉大的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創造的、新的真正人的關係的美。

以數不盡的反人道的罪行而臭名遠揚的現代帝國主義，是實際上反人道主義的。帝國主義者甚至踐踏了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所爭得的權利。勞動人民在日益加強的資本主義剝削和政治壓迫面前，喪失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最起碼的可能性。在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裏，都設有專門機關來迫害敢

於抱持不合乎帝國主義者意願的思想的人。在那裏，對共產黨和一切進步人士實行着駭人聽聞的恐怖手段；種族歧視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執行得愈加露骨和愈加蠻橫；中世紀的風氣正恢復起來，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為所欲為地以人們是黑人為理由來拷打他們。帝國主義者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正在準備新的戰爭，把經濟軍事化，並且以大量殺傷人類和毀滅歷來積累的寶貴物品的手段來威脅熱愛和平的人民。為了實現這種毒辣陰謀，美國飛機正向北朝鮮和中國的城市鄉村投下細菌彈，散佈鼠疫、霍亂、傷寒和其他傳染病菌。美帝國主義者——這些現代的吃人生番——把生物科學，把研究生命的科學變成了製造死亡的科學，變成了大量殺害和平居民、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工具。美帝國主義者的這些駭人聽聞的罪行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直接先輩希特勒匪幫，並且和他們一樣已經喪失人的面貌了。

在華沙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一九五〇年），代表着千百万普通人的意志，通過專門決議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細菌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人類的武器，並且號召全世界正直的人們制止帝國主義者再把各國人民拖入流血的戰爭中去。蘇聯人站在爭取和平的鬥爭的最前列。蘇聯政府自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宣佈了各國人民間的和平和友好的原則（一九一七年舉行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和平法令），並且始終一貫地執行着這一政策。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保衛和平的鬥爭正發展成為這樣的一種鬥爭，它將徹底消滅產生戰爭的根源，創造條件來使擺脫了資本主義災禍的人類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一切科學和技術的成就、一切精力的泉源都只用來為人們謀取福利，減輕他們的勞動，保證他們的幸福，保證他們的全面發展。

參考書目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體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莫斯科，一九三八年，第五——一八頁，第四五——四七九頁。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莫斯科，一九五二年。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第二十四章。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一九四九年。

恩格斯：“反杜林論”，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第九〇——一〇一頁，第二五一——二六九頁。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莫斯科，一九五二年，第四章。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一卷（“民粹派的經濟內容及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中對它的批判”）；

第八卷（“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第十七卷（“托爾斯泰及其時代”）；

第二十五卷（“國家與革命”）；

第二十九卷（“論第三國際的任務”）；

第三十卷（“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經濟與政治”）。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第十三卷（“與德國作家路得維希的談話”，“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與羅賓斯上校的談話”）。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載“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莫斯科，一九四七年。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載上書。

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載上書。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載上書。

斯大林：“在先進的男女收割機師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在塔什干斯坦和土爾克明斯坦先進的男女集體農莊莊員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莫斯科，一九四七年。

斯大林：“與美國‘斯利普斯—霍華德報系’報紙聯合會主席羅依·哥瓦爾德先生的談話（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莫斯科，一九三七年。

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第五版，莫斯科，一九五一年。

斯大林：“關於邱吉爾的演說答‘真理報’記者（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莫斯科，一九四六年。

斯大林：“就目前國際形勢對‘真理報’記者談話（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莫斯科，一九五一年。

高爾基：“爭取和平和民主”（短評、政論、論文、演說、書信），莫斯科，一九五一年。

契卡洛夫：“誓言是我們的父親”，載“我們當代的偉大飛行家”，莫斯科，一九三九年，第三〇四——三〇八頁，第三一五——三一八頁。

“蘇聯的偉大飛行家瓦列里·巴甫洛維奇·契卡洛夫”（傳記），載上書，第二二——三五頁。

篇名 Гуманиз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著者 Григорьев М. М. Григорьев

譯者 吳健飛 校者 曹傑華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三卷